

● 孙犁

荷花淀

·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

42.485

5L

·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荷花淀

孙犁

据生活·读书·新知一九四八年初版排印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：简装书/鲁迅等著；王彬编．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，1998

ISBN 7-5059-3092-3

L 中… I. ①鲁…②王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 N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7753 号

书 名	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
作 者	鲁迅等著 王彬编
出 版 社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 地 址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奚跃华
责任印制	胡元义
新版策划	杨成春 韩龙梅
印 刷	北京市社科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字 数	8000 千字
印 张	357.625
插 页	30 页
版 次	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4000 套
书 号	ISBN 7-5059-3092-3/I·2339
定 价	430.00 元(全 86 册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序

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。

所谓现代小说，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。时间，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；性质，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。

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五四以后的小说，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。大体上说，就叙事方式而言，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；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；以西方短、中、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、话本与笔记小说。尤为重要的是观念上的变革。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“为人生”与“改良社会”的宗旨。在他们的笔下，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，而是被压迫的农民、工人与知识分子了。这些，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无疑都是天翻地覆，闻所未闻的。

这是纵向的断裂。横向比较，相对于西洋小说，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，本质上是移植。“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”（郁达夫语）。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，流行为两支。一是现实主义，一是现代派，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。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，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。

可惜，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，过于短促，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，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，对于西洋小说，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，即使在成功小

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。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，囿于国情，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，更见薄弱，举其成功者，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。对中国小说传统，五四以后，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，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，到了四十年代，方引起注意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中国的小说，在短暂的三十年里，毕竟现代化了，并且贡献出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，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，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。有鉴于此，将这一时期的小说，汇辑付梓，或不是无谓之举。

1992年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《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》，我受其委托，选编了三十种，现在又受其委托，仍选编三十种。原则上一如其旧，一为名家，一为名作，这里就不啰嗦了。

需要申明的是，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，入选的三十种，只选中、短篇小说，每位作家只选一种，这样，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。倘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，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。因为这样的工作，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。当然还有其他。比如，我们现在选择干部，常说“开放型”，这一准则，对于小说，它的研究与创作，也完全适用。所谓开放，不单纯是横向，也应该是纵向。而且，在现、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限，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，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、数典忘祖，而又津津乐道，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，所云。当然，这些话，今天再说，早不新鲜。我之所以重复，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，这或者要被讥为“菜刀不削自己的柄”。但无论怎样，新巨人总

要站在老巨人肩上，才能更高一点。何况见贤思齐呢？

王彬

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

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重写

书 目

- 一、鲁 迅：《呐喊》
- 二、杨振声：《玉君》
- 三、李劫人：《好人家》
- 四、郭沫若：《塔》
- 五、许地山：《危巢坠简》
- 六、张资平：《不平衡的偶力》
- 七、叶绍钧：《线下》
- 八、郁达夫：《寒灰集》
- 九、茅 盾：《春蚕》
- 十、王统照：《春雨之夜》
- 十一、郑振铎：《桂公塘》
- 十二、老 舍：《月牙集》
- 十三、刘呐鸥：《都市风景线》
- 十四、冰 心：《超人》
- 十五、废 名：《竹林的故事》
- 十六、柔 石：《二月》
- 十七、丁 玲：《在黑暗中》
- 十八、沙 汀：《兽道》
- 十九、艾 芜：《南行记》
- 二十、巴 金：《发的故事》
- 二十一、施蛰存：《将军底头》
- 二十二、赵树理：《李有才板话》
- 二十三、张天翼：《速写三篇》

- 二十四、蹇先艾：《酒家》
- 二十五、徐 讷：《鬼恋》
- 二十六、吴组缃：《西柳集》
- 二十七、萧 红：《旷野的呼唤》
- 二十八、穆时英：《白金的女体塑像》
- 二十九、孙 犁：《荷花淀》
- 三十、张爱玲：《传奇》

孙犁（1913—），河北安平人。

孙犁是中国现代最有风格的作家之一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风云初记》、中篇《铁木前传》和短篇小说集《白洋淀纪事》（收有散文）。孙犁的小说大都以冀中平原、冀西山区为背景，反映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建国初期的几个历史阶段。他以散文的笔法结撰小说，注重诗的意境。他的小说情节单纯，不过截取富有某种色调与韵味的普通生活场景，读来却令人沉浸寻思，在表现艰苦斗争的同时洋溢着革命的乐观精神。在语言上，他的小说明丽、隽永、流畅，有一种行云流水的姿致。他最好的短篇小说是《荷花淀》，发于1945年5月15日延安《解放日报》，立即震动了延安文艺界而广为流传，以致日后形成了以其为主的文学流派。

《荷花淀》收作品六篇，最后一篇《麦收》系孙犁、赵侠、铁彦集体创作。据介绍有1947年香港海洋书店版，这里所依据的是生活·读书·新知的版本，初版于1948年的8月，列为北方文丛的第二辑，不知与港版有何不同，惜乎未见。

目 次

荷花淀·····	(1)
游击区生活一星期·····	(9)
平原景色·····	(9)
抗日村长·····	(12)
洞·····	(14)
村外·····	(16)
守翻口·····	(17)
人民的生活情绪·····	(21)
回来的路上·····	(24)
村落战·····	(27)
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·····	(34)
山里的春天·····	(38)
麦收·····	(43)

荷花淀

——白洋淀记事之一

月亮升起来，院子里凉爽得很，干净得很，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，正好编席。女人坐在小院当中，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。苇眉子又薄又细，在她怀里跳跃着。

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？不知道。每年出多少苇子？不知道。只晓得，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，全淀的芦苇收割，垛起垛来，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，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。女人们，在场里院里编着席。编成了多少席？六月里，淀水涨满，有无数的船只，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，不久，各地的城市村庄，就全有了花纹又密、又精致的席子用了。大家争着买：

‘好席子，白洋淀席！’

这女人编着席。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，就编成了一大片。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，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。她有时望望淀里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。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，风吹过来，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。

但是大门还没关，丈夫还没回来。

很晚丈夫才回来了。这年青人不过二十岁，头戴一顶大草帽，上身穿一件白的小褂，黑单裤卷过了膝盖，光着脚。他

叫水生，小苇庄的游击组长，党的负责人。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。女人抬头笑着问：

‘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’站起来要去端饭。水生坐在台阶上说：

‘吃过饭了，你不要去拿。’

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。她望着丈夫的脸，她看出他的脸红胀，说话也有些气喘。她问：

‘他们几个哩？’

水生说：

‘还在区上。爹哩？’

女人说：

‘睡了。’

‘小华哩？’

‘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，早就睡了。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？’

水生笑了一下。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。

‘怎么了，你？’

水生小声说：

‘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。’

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，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，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。水生说：

‘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。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，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，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。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。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。’

女人低着头说：

‘你总是很积极的。’

水生说：

‘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，是干部，自然要站在头里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。他们不敢回来，怕家里的人拖尾巴。公推我代表，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。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。’

女人没有说话。过了一会，她才说：

‘你走，我不拦你，家里怎样办？’

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。说：

‘家里，自然有别人照顾。可是咱的庄子小，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。庄上青年人少了，也不能全靠别人，家里的事，你就多做些，爹老了，小华还不顶事。’

女人鼻子里有些酸，但她并没有哭。只说：

‘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。’

水生想安慰她。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，他只说了两句：

‘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，打走了鬼子，我回来谢你。’

说罢，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，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。

鸡叫的时候，水生才回来。女人还是呆呆的坐在院子里等他，她说：

‘你有什么话嘱咐嘱咐我吧。’

‘没有什么话了，我走了，你要不断进步，识字，生产。’

‘嗯。’

‘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！’

‘嗯，还有什么？’

‘不要让敌人汉奸捉活的。捉住了要和他拼命。’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，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。

第二天，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，里面包了一

身新单衣，一条新毛巾，一双新鞋子。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，交水生带去。一家人送他出了门。父亲一手拉着小华对他说：

‘水生，你干的是光荣事情，我不拦你，你放心走吧。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，什么也不要惦记。’

全庄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来，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。

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。过了两天，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走，大家商量：

‘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。我不拖尾巴，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。’

‘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。’

水生的女人说：

‘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……’

‘哪里就碰得那么巧，我们快去快回来。’

‘我本来不想去，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，有什么看头啊！’

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，划到对面马庄了。

到了马庄，她们不敢到街上去找，来到村头一个亲戚家里，亲戚说：‘你们来的不巧，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，半夜里走了，谁也不知开到哪里去。你们不用惦记他们，听说水生一来就当了副排长，大家都是欢天喜地的……’

几个女人羞红着脸告辞出来，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。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，万里无云，可是因为在水上，还有些凉风，这风从南面吹过来，从稻秧上苇尖吹过来。水面没有一只船，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。

几个女人有点失望，也有些伤心，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

的狠心贼。可是青年人，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情想，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。不久，她们就又说笑起来。

‘你看说走就走了。’

‘可慌（高兴的意思）哩，比什么也慌，比过新年，娶新——也没见他这么慌过！’

‘拴马桩也不顶事了。’

‘不行脱了缰了！’

‘一到军队里，他一准得忘了家里的人。’

‘那是真的，我们家里住过一些年轻的队伍，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来唱，进去唱，我们一辈子也没那么乐过。等他们闲下来没有事了，我就傻想：该低下头了吧。你猜人家干什么？用白粉子在我家映壁上画上多圆圈圈，一个一个蹲在院子里，托着枪瞄那个，又唱起来了！’

她们轻轻划着船，船两边的水哗，哗，哗。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，菱角还很嫩很小，乳白色。顺手又丢到水里去。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。

‘现在你知道他们到了哪里？’

‘管他哩，也许跑到天边上去了！’

她们都抬起头往远处看了看。

‘唉呀！那边过来只船。’

‘唉呀！日本，你看那衣裳！’

‘快摇！’

小船拼命往前摇，她们心里也许有些后悔，不该这么冒冒失失走来，也许有些怨恨那些走远了的人。但是立刻就想，什么也别想了，快摇，大船紧紧追过来。

大船追的很紧。

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，白洋淀长大的，她们摇的小船飞快。小船活像离开了水皮，一条打跳的梭鱼。她们从小跟这小船打交道，驶起来，就像织布穿梭，缝衣透针一般快。

假如敌人追上了，就跳到水里去死吧！

后面大船来的飞快。那明明白白是鬼子！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，摇橹的手并没有慌，水在两旁大声的哗哗、哗哗、哗哗哗！

‘往荷花淀里摇！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。’

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，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，迎着阳光舒展开，就像铜墙铁壁一样。粉色荷花箭高高的挺出来，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！

她们向荷花淀里摇，最后，努力的一摇，小船窜进了荷花淀。几只野鸭扑楞楞飞起，尖声惊叫，掠着水面飞走了。就在她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！

整个荷花淀全震荡起来。她们想，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，一准要死了，一齐翻身跳到水里去。渐渐听清楚枪声是向着外面，她们才又扒着船梆露出头来。她们看见不远的地方，那宽厚肥大荷叶下面，有一个人的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。荷花变成了人？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？又往左右看去，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脸，啊，原来是他们！

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，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，半眼也没有看她们。枪声紧紧的清脆，三五排枪过后，他们投出了手榴弹，冲出了荷花淀。

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，一切都下去了。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。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，打捞

战利品。他们又开始了沉到水底捞出大鱼来的拿手戏。他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枝、子弹带，然后是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。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赶一个在水波上滚动的东西，是一包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。

妇女们带着浑身水，又坐到她们的小船上去了。

水生追回那个纸盒一只手高高举起，一只手用力拍打着水，好使自己不沉下去。对着荷花淀吆喝：

‘出来吧，你们！’

好像带着很大的气。

她们只好摇着船出来。忽然从她们的船底冒出一个人来，只有水生的女人认的那是区小队的队长。这个人抹一把脸上的水问她们：

‘你们干什么去来呀？’

水生的女人说：

‘又给他们送了一些衣裳来！’

小队长回头对水生说：

‘都是你村的？’

‘不是她们是谁，一群落后分子！’说完把纸盒顺手丢在女人们船上，一泅，又沉到水底下去了，到很远的地方才钻出来。

小队长开了个玩笑，他说：

‘你们也没有白来，不是你们，我们的伏击不会这么彻底。可是，任务已经完成，该回去晒晒衣裳了。情况还紧的很。’

战士们已经把打捞出来的战利品，全装在他们的小船上，准备转移。一人摘了一片大荷叶顶在头上，抵挡正午的太阳。几个青年妇女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，丢给了他们，战